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在很多人的眼里
法院人的职业美好而庄严
头顶国徽，肩扛天平
高举法律的利剑
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这神圣光环背后的苦辣酸甜

案头总有堆积如山的案卷
庭上总是伴随原被告的唇枪舌剑

没有如诗如画的多彩浪漫
没有鲜衣怒马的挥戈扬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忙忙碌碌之中
额头增加了道道皱纹
两鬓添上了缕缕白发
我们把法治精神融入心间
始终守望着这片法治稻田

不为名利羁绊
只为心中热爱

10余年的烂尾楼盘
经过破产重整又焕发生机
农民工露出久违的笑容
因为他们拿到自己的血汗钱
脱贫攻坚的路上洒下汗水
逆行的背影出现在疫情防控一线

我庆幸能与你们一路同行
我庆幸能和你们风雨相依
愿我们
不忘初心
不辱使命
不负韶华
共同迎接法治的明天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我家的红色故事

□ 杨文志

1942年秋，在抗日斗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15岁的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村第一名共产党员。从此，开启了他跟着共产党，勇往直前闹革命的豪迈人生。

因为父亲从小识文断字，经区长举荐，入党不久他就当上了附近几个庄的“教书先生”。教学内容有语文和算术，都是八路军编写的。怕被日本人发现，学生放学后不让将课本带回家，每天都要藏在村外北山坡上的石洞里，第二天上学时再取出来使用。那时候，父亲利用小学教师的身份，组织学生打霸王鞭、扭秧歌，扛着红缨枪、背着木砍刀，唱抗日救国歌曲，悄悄地为党工作。

身为共产党员，抗战时期，他带领本村及邻村的积极分子袭击获鹿日寇据点，破拆正太铁路，偷袭村外鬼子炮楼；解放战争时期，他组织群众参加攻打获鹿城、解放石家庄的支前队伍，为保障战役胜利贡献了一分力量。

父亲告诉我，他曾任支委，负责区内党员的工作。当时党员的身份不便公开，他就将区内党员的入党申请书、照片、有关文书等，藏在村北的石洞里。文书资料可还不少哩，单照片就有一书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是在城关区当秘书，后又调任财政科工作。在担任区财粮委员期间，他负责乡里核查、收缴土地补漏税等工作。因为责任心很强，几

天就完成了任务。由于工作突出，他后来任乡指导员、乡书记，直至公社副书记。

1962年，父亲响应号召，毅然决然地回家乡支援农村建设。在农村，他时刻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他用三瓮铜钱和一棵古槐树，换回来村里第一台变压器，从此，电灯照亮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他联系二叔争取资助，修建了宽阔平缓的进出村大道，村民告别了“进村三道坡，出村三道弯”的时代。他联系亲戚，筹资为村里安装了自来水管，使全村吃“旱井水”的日子成为历史……

父亲在家排行老大，在他“革命基因”的影响下，二叔20岁入党，三叔18岁报名参军。红色的香火一直在传承。如今，父亲的兄弟及子孙辈中，出了23名党

员，分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的事业发展、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记得父亲得知我入党时，对我说：给我背背入党誓词。我反问道：您能背过？父亲缓缓地站起身来，右手握拳，庄重地背诵起他15岁入党时的誓词。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誓词就是誓言，不但要时刻记得，还要说到做到，既然入了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是的，对党忠诚，积极工作，永不叛党，坚守这份誓言、恪守这份承诺，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要求，需要我们用毕生去守候，用终生去践行。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心灵驿站

端午情怀

□ 宫海军

又是一年端午时，在北方虽不能划龙舟，但吃个粽子还是很容易实现的。每年端午都恰逢小麦成熟，所以童年的记忆大多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

今年，是我转业回来的第四个年头了。细细算来前年这个时候我在外地学习，等我回去时家里的麦子都已经进了仓库；去年又因为在疫情防控点值班执勤，一天都没有回老家。终于今年得偿所愿，赶忙推掉所有闲杂事项，养足精神，攒足力气回老家收麦子。

其实，我也怕炎热的太阳当头照，但整天埋头在办公室的文件中，好像整个人越来越没有朝气了，甚至有时觉得自己就是个机械手表，上一次发条可以走很长的路，但回头一看好像还是在原点打转。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到了端午节虽然吃不到粽子，但妈妈会像模像样地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弄个西红柿鸡蛋打卤面，每次我都会一股劲吃上三碗面，撑得自己走不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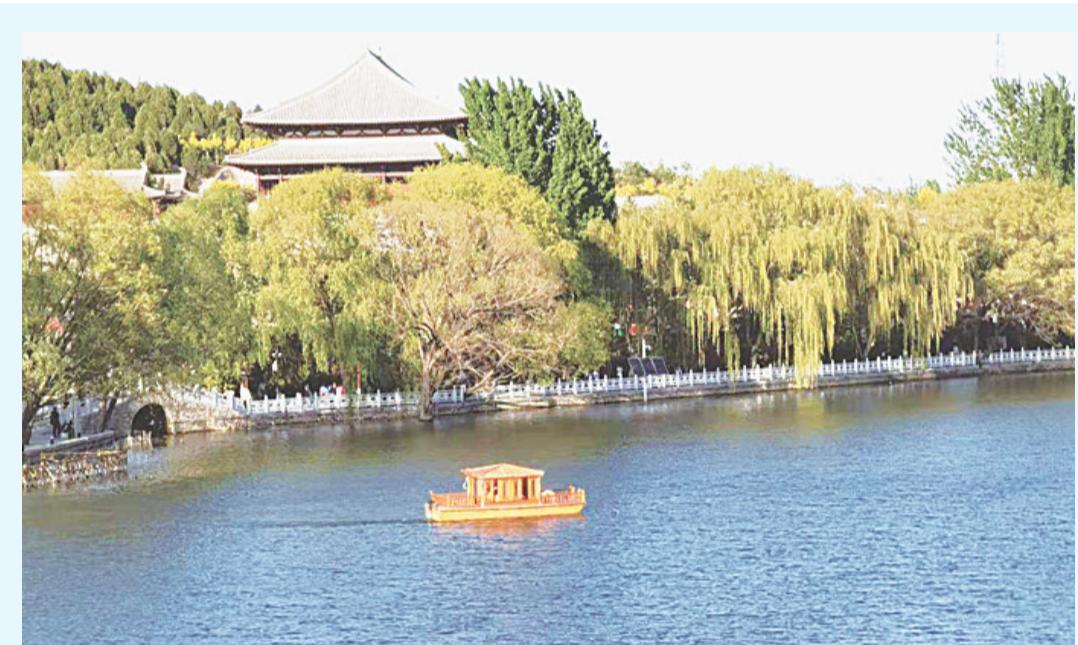
长大后，粽子随时都能买到，而且种类繁多。什么糯米红枣的、肉粽的、咸鸭蛋的，都吃腻了。妈妈也好像忘了给我们做打卤面，因为每次爸爸都会嚷嚷：过节了，给孩子们多炒几个菜。于是，桌上五颜六色、荤素搭配，一盘子金黄的炒鸡蛋香气扑鼻，红烧肉用筷子一夹起来就会滴油。哥哥陪着爸爸一人一瓶冰镇啤酒喝得不亦乐乎。

后来，我参军入伍，哥哥姐姐也都相继参加了工作，大家各忙各的，偶尔才回一趟家。有一次快到端午节了，我在部队打电话问候他们，他们居然把过节这个茬儿给忘了，嘴里一直不停地追问我：部队给你们改善伙食了吗？有肉不？我笑着回答：部队每天四菜一汤，还有水果、牛奶，我又长了二斤肉。

一晃多年，父母都已经两鬓斑白，步履蹒跚，却还不舍得守了一辈子的那一亩三分地。好几次开家庭会议，我们兄弟姐妹都说让他们把地退了或者租给别人种，可每次不管怎么软磨硬泡，他们总是坚定地回答：习惯了，有这几亩地种着，人就不会发懒，我们也不会老得太快……

在回家的路上，各式各样的联合收割机在轰隆隆地向前移动着，空气中满是新麦的味道，既亲切，又有些陌生。村口的墙角边，有几个老大爷正抽着烟、乘着凉，他们年轻时可都是村里出了名的种地好手。我降下车窗和他们打招呼。“回来了？”“嗯，回来了！”是的，我回来了。想到这一点，竟然咧着嘴笑出了声。

(作者单位:盐山县人民法院)



随感

梁洪焱

环环青山翠掩映，
一潭碧水柳绕行。

清风拂面舟游弋，
不觉已过小山亭。

(作者单位:霸州市人民法院)

【小小说】

老姜头

□ 陈立珍

不计划、不节省；与邻居闹矛盾，经村里乡里劝说也无效。小姜说自己有个弟弟，无业，现在去向不明。一家老小的费用都是自己负担，自己也有实际困难，希望法庭多做父亲的工作。

和老姜头面对面坐下，他的法律援助律师也在场。

“我看看诉状，哦，您今年六十岁了。”老姜头点点头。

“看看你的诉讼请求。”

“要的钱太少，不够花。”老姜头嘟囔着。

“诉状是你交来的呀？”

“我啥也不懂。”

律师在一旁忍不住说：“老姜头，这诉状是你让我写的，咱们反复核对过呀。”

“我不识字。”

“给你念了两遍，确定好，才来法庭起诉的呀。怪不得人们背后喊你‘老犟头’。”律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把取暖费平均到每个月里，要不我不够花。”老姜头说。

“每年11月1日支付取暖费，保证你能准时取暖。”

“我现在没钱花。”

“诉前调解多次，你儿子都同意给生活费，你为什么反悔？”

老姜头不说话。

法官继续和老姜头唠家常。

“你有脑血栓？”老姜头点点头。

“拴住哪个部位了？”

老姜头站起来，抬抬不太听使唤的右胳膊，又指指右腿，指指嘴巴。

“你爱吃肉？”

“嗯。”

“医生嘱咐过你，注意饮食？”

“嗯。”

“你血压高，血黏稠，吃肉多对身体不好，平时要勤锻炼，听医生的，注意饮食。”

老姜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跟你家后邻居是怎么回事呀？”

“后邻居往我家泼水。”

“你找村委会了吗？”

“找了，乡里也找了。”

“后来呢？”

“乡里人来了几次，后来就不来了。”

“你每天晚上冲着后窗户嚷嚷，你做得对吗？”

老姜头低头不语。

“你脾气不好，爱着急？”

“是。”

“脾气大的人一般都特别能干，你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把好手吧。”

“年轻时去过新疆，去过南方，跑业务，能赚钱。”老姜头微笑着说，

“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孩子也不管我。”老姜头脸上泛起的红光瞬间就消失了。

“你说话带刺，爱人？”

人在旅途

□ 宋雪敏

说起“旅程”，一种别样的情绪总会涌上心头。经常出差办案，“行走在路上”是工作之需，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提审、开庭、调查等等，凡是涉及异地的，都要随时背起行囊、带上卷宗，乘车便走。从广义上说，这也算是一种“旅程”。只不过，行走的目的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任务加身，更高尚一点说，我们是为了神圣的法律事业奋斗在路上！我的一位同事甚至一度将微信名取为“人在旅途”。当时我并不理解其中深义，还以为他每周都要跨城与他的“女神”相会，故取此名。出差久了，渐渐懂了，感觉这个名字用在刑庭人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一般的旅行充满未知的魅力，我们的“旅程”也是如此。每次出行都堪比一次探险，直到最后，才知道是否能得偿所愿。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心情往往是忐忑、忧虑的，担心诸事是否顺利，如放电影般过滤所有的工作流程，有时直到任务顺利完成，这种情绪才能平复。返回的路上，才能稍松一口气，才会有心

情欣赏窗外偶尔掠过的风景。所以，我们的“旅程”中，前半段是思绪万千的“狂想曲”，中间是澎湃激昂的“交响乐”，返程则是舒缓优美的“小夜曲”。当然，偶遇办事不顺，心情不爽，也只能返回待日后再发了。

无论怎样，每一次出行总是有所收获的。好的、坏的都是经历；想要的、排斥的都是成长路上的不可或缺。它们如一副副良剂，使自己变得羽翼渐丰、膘肥体壮。行走在路上的日子，身体与灵魂相伴。累是真心累，老腰在反抗，而信念在支撑，所谓“仗剑走天涯”，凭的还是同志们一腔热血、满腹豪情！

珍惜我们的“旅途”吧！那些火车上不眠的夜晚，依窗而立，回想着许久前的往事；那些与家人短暂离别后，说不出口的惦念；那些唇枪舌剑、荡气回肠的艰难庭审对垒，或是万般抵赖、垂死挣扎或是百感交集、追悔莫及的被告人；那些前辈对你的谆谆教诲和你对后辈的殷殷期望，都汇聚成“旅途”中无比精彩的风景，永远珍藏在心底。

(作者单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游雾灵山

□ 黄海燕

雾灵山，大美无言。来之前尽管无数次想象了它的美丽，可是见了，还是震惊。漫山遍野，五彩斑斓，一路溪水相随，不时还有或大或小的飞瀑，这里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

在雾灵山，第一次在山顶上看日出。虽然山风凛冽，但丝毫没有影响看日出的心情。伫立遥望，远处的山，一重又一重，层层叠叠，云山雾海，朦朦胧胧，好似仙境。东边突然烧起了一片云，让久等的太阳迟迟出不来，可是它出来时又异常迅速，简直不给人留下任何反应的时间。先是一小块，像是谁咬下的半口月饼，接着半月形浮上来，紧跟着突然间跳出来，圆溜溜、红彤彤，着实新鲜又迷人！

在雾灵山，会同时看到落日西下，明月东升。红色的太阳和柔白的月

亮，两两相对，遥相呼应，相映生辉。落日把西边的云烧成了一片红，然后一点点慢慢隐去，最后退到山的后面。阴历十六的月亮如玉盘，柔和端庄，大气温婉。大概是因为月亮上面有嫦娥和玉兔，还有吴刚和桂花树吧，总之它的美让人浮想联翩。

在雾灵山，我突然变得嘴笨笔拙，除了漂亮之外，说不出别的形容词。笔直挺拔的白桦树，是我最爱；层层叠叠的针叶松，接天连地犹如青纱帐，婉约秀美。穿越在林间的小溪飞瀑，漫天飞舞的落叶，搭配着清澈如洗的天空，没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凄凉，只有落日与明月共在的胜景。我想如能在此山中做一个隐者，该是幸福的吧，试想我拄着残木当拐杖，大摇大摆地漫步在林间，便可尽享这自由与畅快。

(作者单位:武安市人民法院)

老姜头低头不语。

“从司法局到法庭，多少人给你做过调解工作，你不听。”法官继续做工作。

“我没钱，大儿子也不给。”

“你大儿子没说不给你呀。”

“你岁数大，按理说我不该这样对你，可是你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说话带刺，孩子们能不伤心吗？我相信你，可能因为自己说话不利落，再加上爱着急，说出过重话，实际上心里不是这样想的。”

老姜头使劲地点点头。

“孩子们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都要照顾，你得体谅孩子。”“脾气要改，岁数越来越大，用人的时候越来越多。你现在能来法庭告儿子，万一不能出门了，谁管你呀，不还是儿子管你呀。”见老姜头态度有了缓和，法官因势利导。“跟你的律师商量商量吧，看看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药费每月按照票据结算，取暖费11月1日支付给你，及时取暖。”

跟小姜沟通，还算顺利。对于小姜的怨言，法官明确告知，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责任。

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小姜答应先给老姜头两个月的生活费。

调解书、生活费放在老姜头面前。

“钱不能乱花，肉和油腻食物要少吃，按时服药，注意身体。你儿子会去跟后邻居协调，冲后院嚷嚷是不对，要坚决杜绝。咱做人做事要讲道理，不对就是不对，要改。”

“哦。”老姜头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调解书，脸上有了笑模样。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人民法院)



王文莉 摄 (作者单位:蠡县人民法院)